



越过山丘 我们好好活着

□卢拥军(河南平顶山)

“莫名泪目,感恩岁月。”近日,看完冯小刚执导的电影《只有芸知道》不由地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
在长达130分钟的片时间里,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,没有华丽炫目的台词,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一个关于“守候”爱情的故事。

剧中主人公隋东风和罗芸都是从北京来到新西兰打拼的年轻人,他们是一个屋檐下的租客,奇妙的缘分、共同的爱好,让他们相识相爱。

艳秋的林间小路上,隋东风的自行车上载着罗芸,黄叶满地,裙裾飞扬,浪漫的情调,甜蜜的依恋,在青春的画面里流淌着满满的爱意。

婚后,两人定居在新西兰的克莱德小镇,共同经营着一家中餐馆,幸福时光在波澜不惊中让这对小夫妻享受着满满的恩爱,满满的体贴。

然而,婚后15年的某一天,罗芸压抑已久的一声呐喊,打破了生活的宁静,最终撒手人寰。

妻子的猝然离去,让隋东风陷入哀伤与孤独,最终决定带着亡妻的骨灰踏上为她完成遗愿的漫漫旅途。

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,每次听见都会有莫名的伤感。这就是:半路留下的那个人,太苦了!

影片中提到“半路上留下的人”有两个:

第一个是林太太。林太太的先生已经去世多年,这个她口中的“一介书生”,曾经给予了她最浪漫的爱情。当年在她还是一个青涩少女时候,偶尔看到他在大学里写生,只看一眼,就沦陷了。

一介书生不善表达,却会在她每幅画上都印上“爱梅斋主”,而这个青涩少女的名字里恰好有“梅”。

在隋东风、罗芸结婚的当日,面对幸福的新人和新人的幸福,已届老年的林太太于欣喜中酒醉,于酒醉中伤感自己的落单,突然痛哭得不能自己,人们这才发现,表面上乐观开朗的林太太,原来对亡夫的思念一直珍藏在内心深处,那些美好的记忆、美好的往事从未离她远去,这是对爱情的坚守。

半道上留下来的另一个人就是隋东风。他和罗芸的

柔情蜜意、恩恩爱爱,因为一场意外戛然而止,此时的隋东风才真正明白,为什么修养极高的林太太在他们结婚的当日会酒醉、会痛哭、会失去自我。

罗芸去后,隋东风将装着罗芸遗骸的背包放在汽车副驾驶座上,仿佛罗芸依然在他身边,他系好安全带,轻声地说:“咱们出发了。”

曾经,他们相约一起去海上看鲸鱼,可如今,当罗芸最爱的鲸鱼一个个跃出水面,展现出一幕幕最优美的身姿时,而那个最善良、最柔情、最纯真的心上人却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眼前的一切了,只有他孤零零地在山丘上伤感、守候……

无常的残酷、生命的反差,让人为之鼻酸。

多少人从少年的青葱相爱,到白发增生、皱纹爬上脸庞的中年相守,再到失去挚爱,一幕幕熟悉的场景,好像演绎的就是我们的人生。

剧中所展述的情节,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,美好的青春一去不再复返,一个个的明天在悄悄地让我们老去。

的确,岁月对人生最大的捉弄就是:越过山丘,才发现无人等候。

人到中年,站在山丘,回望昨天,有太多太多的感叹:离别了爱我们的父母,离别了那些我们曾经一起疯过、哭过、笑过的玩伴、同学,离别了曾经携手共进的同事……

内心经历了沧海桑田、山岳丘陵之后却无人等待,于是我们只能带着曾经的温暖,带着对逝者的怀念,继续爬山,继续前行。

其实,人生最难得的不是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,而是明知道无人等候,还要坚持越过那道山丘。

想到这里,我眼里不由地又浮现出剧中的场景:走过一万五千里,替罗芸完成遗愿后,隋东风拿起搁置已久的长笛,在里面发现罗芸留下的一张纸条:当你看到这张纸条,我就放心了,带着我的那份,好好地活下去……

“你在哪里,那里就是我的家。”这就是深爱一个人最好的诠释。

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负此生,不负所爱!

父亲变老的时光

□毛天德(河南平顶山)

记忆中陪伴我们成长的父亲一直是年轻的模样。忽然有一天,父亲变老了,就在我们的不经意间……

母亲去世时六十九岁,那一年父亲七十岁。母亲去世后,一向矜持刚强的父亲变得木讷怯懦了。在他眼里,我读到了淡淡的落寞和惶恐。一开始我想,也许是母亲刚去世的缘故,过一阵儿会好起来的。后来,父亲表现出来的一些异常让我意识到,父亲老了。

老院里有一口压水井,压水井旁放着一口几代人用来洗衣做饭的大水缸。那些日子,父亲一改爱凑热闹的习惯,整日守在大水缸旁,手握压井杆往水缸里压水。把大水缸注满水后,再把烧水壶添满水……尔后再一桶接一桶地往屋前小菜园里浇水,直到小菜园里水汪汪的。

老家有两把菜刀。一把大菜刀用来切肉、剁排骨,另一把小菜刀用来切菜、切面条。很多时候,我们会看到父亲坐在大水缸旁边的小凳子上,对着一方磨刀石慢条斯理地磨刀。嚯、嚯、嚯,磨好了一面,再磨另一面。磨完大菜刀,再磨小菜刀,直磨得那两把菜刀锋利无比了,父亲还停不下来。那专注的神态,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一件伟大的作品!这一幕深深印在了我脑海里,以致父亲走后的这些年里,只要一想起他,我的眼前就先浮现出这个画面。

后来的日子,守望着父亲变老步履……

晚年的父亲住在镇上的大姐家。每天都有退休的大姐和全家三代人陪伴他。还有家在镇上的姐姐弟弟妹妹和亲人们经常看他。但他还时时想着在外面工作的儿孙们天天见面。三弟在部队工作,每次回家探亲,父亲都要弟弟和他住在一间房上。探亲假结束,三弟要返回部队时,父亲会一遍又一遍地问弟弟“啥时候再回来呀?”每逢周末,父亲会专心地坐在门口等我们,要是回去晚一点,他会像个孩子似的给我打电话,“走到什么地方了?回不回了?”话语里满是期盼。

年老的父亲,洗澡已不能自己完成了。夏季,在老家的卫生间里,我们让父亲坐在椅子上面,用太阳能热水器为他冲澡。冬天,父亲喜欢到市区洗浴中心的大池子泡澡。每一

次起身挪动前,父亲总会先把双手伸给我,确认我抓牢了他再抬脚迈步。我望着他牵我的手小心翼翼蹒跚走路的样子,恍若回到了童年,想到父亲带我学步的画面,惊觉人生也已过半。

洗完澡,父亲喜欢去优越路老家喝碗羊肉汤。熟羊肉切四两,配上香菜葱末,冲上一大碗原汤,配上一个热火烧,父亲每次都吃得头上脸上汗津津的……

父亲变老的时光,定格在他84岁生日的前些天。最后的日子,病床上的父亲在透析输液治疗中,消耗着支撑生命的孱弱能量。我们也在悲痛的煎熬中,为父亲即将的远行做着准备。父亲的棺木是他在早年备下的。往年为了防潮防蛀,父亲都会安排我们用桐油把棺木刷一遍。那几日,我们又把棺木抬出来,又涂了一遍桐油,再刷上了一层浓重的黑漆。老屋里父亲用的老式衣柜里,放着两匹白布,那是父亲让我们为他送终做寿布用的。我们也含泪把它拿了出来。父亲的墓地,是他在祖坟地块里提前选定的。如今母亲早已葬在那里,到时候,父亲会与母亲合葬在一处。

在一个晴好的午后,我们把理发剃须的工具拿到病房,为父亲理发刮胡修指甲。在为父亲洗头擦洗身体后,弟弟扶着神志清醒的父亲坐起,陪父亲说话。我想,爱操心的父亲一定会交代些后事。于是,我几次忍着泪轻声问父亲:“你有什么要说的事情没有?”父亲每每平静地摇摇头说:“没有!”淡然静默的神情里,我仿佛看到步入终点的父亲,行囊中塞满了疲惫……几天后,父亲在我们的陪伴下安详地走了。

父亲的变老,是我们成长的代价。长大的我们见证了父亲变老的时光。我们也在天伦承接的亲情反哺中,更深地参悟了世间人生百味。送别了远去的父亲,蓦然回首,我们发现自己也行走着在变老的路上。新一波生命轮回的潮涌,也终会把我们抛向人生彼岸!父亲走后的日子,每每有思念涌动于心底,我会回到熟悉的老家,凝视着那口陪伴过全家几代人的压水井,驻足于那一方泛着青苔的磨刀石旁,抚摸尘封的日子,追忆远去的亲人,感念着岁月静好……



994.玉玺官印

衙门的公章曰官印,皇上的印章称玉玺。秦始皇时代,天子玉玺有六枚;唐代增为八枚;北宋依旧为八枚,至宋徽宗南渡增至十一枚。真邪门,国土越来越小,印章却越来越多。明朝初期玉玺多达十七枚,至明世宗嘉靖皇帝时,增至二十四枚,且金玺玉玺兼有之,称玉玺已名不副实。其实,皇后亦有“玉玺”,明太祖赐正妻马皇后的印章上刻有“厚载之纪”四字,纯金制作。至于大臣及所辖衙门的印章,文武一品二品官员的印章用纯银制造,三品以下俱用铜制。

995.皇上赐名

皇上闲着没事,喜欢改大臣的名字。嘉靖十年(公元1531年)二月,明世宗朱厚熜对大学士张璁说:“咱俩的名字‘撞衫了’,你改名吧。”张璁回说:“听你的,你说咋改?”皇上说:“你改叫张孚敬吧。”张璁说:“中!”读明史,遇到“张璁”或“张孚敬”,其实是一个人。过了一段时间,明世宗找到御史中丞袁贞吉说:“我给你改个姓吧。”袁贞吉无奈地说:“你想改就改吧。”皇上说:“袁”改为“衷”,你叫衷贞吉吧。”袁贞吉苦笑说:“呵呵。”过了两天,明世宗与中央警卫团团长(指挥金事)琴大鸣谈完工作,皇上意犹未尽说:“我给你改个名吧,别叫琴大鸣,叫琴大声多好!”琴大鸣哭丧着脸说:“中,就叫琴大声。”

996.宠妃自缢

唐武宗王李炎宠爱王才人,一度打算立为皇后。宰相李德裕谏止说:“王女士没有生子且家庭出身低下,做皇后不合适。”皇上只好作罢。唐武宗身材高大,王才人颇长苗条。皇上外出打猎总带着王才人,而且让王才人穿得跟皇上一样。皇家公园很大,打猎时两人骑马南北飞奔,侍从有急事报告,往往跑到跟前才发现是王才人,皇上看得哈哈大笑。会昌五年(公元845年)秋,王才人对太监总管说:“皇上沉迷道教,天天服用丹药以图长生不老。眼看皇上瘦成这样,道士却说这是脱胎换骨。我真担心。”次年正月,唐武宗不临朝逾百天,朝廷始知皇上病重。会昌六年(公元846年)三月,重病的唐武宗对王才人说:“吾气息奄奄,将不久矣!”王才人对皇上说:“陛下春秋鼎盛,又尝服不老药,圣寿必无疆!”皇上说:“别乱了。咱俩还说那虚话干啥?我担心我死后你咋办?”王才人哭着说:“你今日驾崩,妾当天同死。”皇上也不客气,喘着气说:“诚如汝言,当何为(你若自杀准备采取啥方法)?”王才人说:“妾止于缢(我只能上吊)。”唐武宗将枕头下准备好的丝巾递给王才人说:“就用这吧!”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一日,唐武宗病故,年仅32岁。王才人与皇上的遗体告别后,回宫用皇上所赐之丝巾自缢。当天,唐宣宗李忱即位,赐赠王才人贵妃称号。王贵妃与唐武宗一同葬在了端陵(今陕西三原县)。(老白)